

最愛聽的歌：解讀家暴性侵倖存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

李雪菱

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副教授

兩週來，我分別與臺灣幾個機構的少男與少女進行「綜合藝術身體自主權」遠距課程工作坊。機構中的少男走的是「一直想嗨起來」的紛飛思緒航道，機構中的少女走的卻是「一直想黏下去」的風花雪月小徑。感謝有機會再現這段彼此理解的時光，我發現，這群少女需要學習更多掌控身體與自我大於情感依附的智慧，而少男需要習得更多情感發散與收斂大於身體解放的知識。放慢速度，閱讀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，並引導他們讓自信從谷底緩緩爬升，終有一日，我才能看見這些少男與少女扶正自己的位置，走出接納自己，也疼惜他人的路。

Part I

「我以後才不會生女兒咧！生女兒就去拿掉。」第一次聽聞 17 歲男孩說出這句話，我只想釐清脈絡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課室裡，人聲嗡嗡。少男彼此笑鬧著。

「老師，我要點歌。」我的遠距課程下課前，每位學生都可以點歌，這樣才能讓我在下課時搖身變成 DJ。

「那先告訴我為什麼，好嗎？」我盡力溫柔，語氣不顯出激動。

「對啊！不要生女兒，生女兒就去拿掉。」另一個 15 歲男孩也使用同樣的句型，我彷彿墜入空谷，苦尋無路。

這群來自高風險家庭的少男年齡介於 12 至 19 歲，從小六、國中、高中到高中輟學生都有。中途機構是他們的家，男孩們長則住了 8 年，短則剛列管報到。假日他們可以選擇離開機構出去走走，平時白天去學校，放學返回機構，機構大門永遠為他們敞開，沒有人需要「逃跑」。他們也沒有其他地方去，基本上，他們沒有安全的家可回。

明明我在上身體界限的性別課，有人卻在留言區留言給我。

「老師，我三歲的時候，爸媽把我跟弟弟放在公園三天。」阿掄寫著：「我會永遠恨她們。」

阿掄心思縝密，據說他是少數能與交友對象維持長達 3 個月的交友關係的（3 至 5 個月在團體裡算是很長的交友關係）。我引導少男身體界限與性教育主題，間或穿插著自由書寫。第二次自由書寫時，小炫在我的教學策略上發現熟悉感，使用「舉手」功能，大聲說出：「我上過你的課！」不僅認出是我，小炫還喊得出我的綽號「你是那個 Alinggo！」記憶力真強，上次他們見到我是 4 年前哪。16 歲的小炫，沉靜穩重型。過去不敢主動與愛慕的女孩表達，也不懂如何明確拒絕不喜歡的人，他總是同時與多位身邊女性朋友「搞曖昧」。去年初嘗「禁果」後，進入「人生交友與性活動巔峰」，半年內換了 4 個女友，交往關係變得非常不穩定。聽到小炫提起自由書寫，阿族接著也來「認親」：「你帶我們討論過小說！」算起來，小炫跟阿族兩人已在機構住了 8 年。認親後，我彷彿得到認證，阿族開始「倒故事」：

「我有三個爸爸，媽媽生的都是同母異父的哥哥姊姊。我恨他們。有一天我想見他們。」

阿族長得像偶像歌手裡的憂鬱型男，人我界線與身體界限皆不明確，經常觸犯他人隱私，自己的隱私也無清楚分際。會主動與人發生性、以為透過性取悅他人可以刷存在感；曾主動發生口交行為，並因此感覺優越。阿掄「認親」後，上課模式有點小轉變。我繼續上課，有幾個人卻開始敲著鍵盤，情感走私、自我敘說。可是當我真的放下機構期待的主題進度，準備系統性地與他們談談時，他們卻又支吾其詞，顧左右而言他。

「為什麼剛剛會回答『不要生女兒』呢？」

「老師，我歌點好了！」小飛說。

下課前，通訊區已經寫滿歌單：

靈車甩尾棺材飛 老媽你看爸在飛

857

白鴿〈你的上好佳〉：教堂的白鴿不會親吻烏鴉，就像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

左手咖啡右手 k 跟著老濕一起飛

劉大壯〈我很好（正式版）〉：我很好，反正一直都是偶爾被需要

Angle

週末假日是少年「交友」的關鍵時刻。聽著他們的歌，想著他們的生活日常。我問他們看過A片嗎？有沒有什麼A片的問題想問？

上課都需要我點名才會發言的阿鎧，長得相當強壯，卻是比較沒有自信的少年。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，交往方式往往以「暖男」之姿出現，總是以「委身相求」的方式得伴。在同儕關係上，曾被霸凌，也會霸凌他人。聽到這個問題，他含笑，在留言區複製貼上，問了十行一模一樣的問題。我給他們5分鐘好好思考與提問。螢幕上，我看不清阿問的表情，他也留言提問了。阿問是社會化相當深的少年，同時有多個性伴侶，性慾強，經常在手機上放網路色情影片，甚至放自己與同儕性行為的影片。在網路上他自稱「暖男」，口才好，人緣佳，容易交到新朋友，社工跟我形容阿問時說：「簡單一句話，阿問是蠻擅長以欺騙他人感情的方式找到新朋友的少男」。

少數幾位願意分享生命故事，多數需要很長的時間蹲點才能訴說一二。幾年來，我因帶領少男自由寫作，多少累積了一點互動點數，但是，如何穿透故事，真正引導他們定下心，把身體自主與界限的核心理念聽進去，還是一個未知數。社工說我的課居然能讓少年們在遠距課小小的螢幕前坐定位，沒有走來走去，令她大開眼界。她說他們是連實體課也不可能這麼專心的。下課了，DJ我，履行承諾，播出第一首他們點的歌。〈857〉沒有歌詞，像跳舞的音樂，像電玩店播放的音樂。我是越聽越不懂，他們卻聽得歡喜又自在，忘情又忘我，下課也沒人離開螢幕。阿問特別留言給我：「老師，可以1.25倍速嗎？」我照做了。只是，這…這叫做歌嗎？聽了一陣，我離開位置喝水去，返回時已是上課時間。閱讀著留言區上的文字，少男寫著：

「謝謝老師，真是太好聽了。」

我問他們哪裡好聽，看著他們的笑容，放鬆的姿體語言，隱隱約約，感覺他們很專注地與音樂對話著。對話內容像是在說：「讓我們嗨起來好嗎？」他們想住進音樂裡的世界，不是音樂外的。



5分鐘收集了十幾行問題，不過，整理起來，卻只有兩題。第一題是問A片中「男性生殖器大小」的問題，第二題問的是「亂倫跟3P真的是演的嗎？」我先支持他們，跟他們說願意問問題、懂得發問，實在很重要。接著開始A片媒體識讀。講到持久力的拍攝手法、生殖器巨大的刻板印象，少男整個遁入空門似的，異常專心地聆聽。順勢，我也讓他們知道，A片的服務對象多半是異性戀男性，導演為了帶給觀眾刺激與新鮮感，不僅延長插入式性行為的時間與拍攝角度，有時也變換一些演員，不過劇情卻八九不離十，沒有太大新意。少男此時專注與安靜得不像話，我終於能夠好好上課，讓他們知道無論男孩女孩，看太多A片，很可能誤以為某一種身材、性別互動是正常與正確的，其實這只是沒有很多性平觀點的導演、攝影不斷複製貼上的扭曲性別觀點而已。

「正確的性與身體的影片其實也不少，只是學校與機構總是缺乏機會好好與你們深入討論。」我一邊說，一邊為他們點播「挪威性教育」短片¹，第一部片簡介何謂青春期，第二部與第三部，我們終於可以好好認識男女性的生殖器，這是一堂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認識生殖器課程。殊不知，先前放浪地談論A片時的「陽剛」之氣，竟在播出《挪威性教育》短片時變得一點「勁」也使不出。上午3小時囂張提問笑鬧一起的景象頓時風飛雲散，講解性教育短片時，只見他們埋頭撤退、尷尬萬分。此時，我才知道，在他們的生命中，真實的性與身體的教育實在是太稀薄了。這群少男無法正確認識身體、認識性，也難以坦誠接納身體的多樣性。用健康的觀點看待自己與他人的身體，對他們來說，是多麼的陌生，多麼的重要，與多麼的不容易。

為了檢視課程是否成功，工作坊尾聲我透過自由書寫引導他們發展更多想法。大聲唸出書寫內容時，男孩回饋我：「謝謝你教我們身體的、性的知識。」有3位同學置入他們的誠懇：「謝謝老師播放歌曲給我們聽，真的很好聽。」感覺確實是在表達謝意。難道平時機構不能聽這些歌嗎？回頭又問他們這些歌哪裡好聽，他們只會回答「就是很好聽」。

好吧，至少音樂快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，而我真的願意多認識這些少年。

1 挪威國家電視台（NRK）節目主要針對8至12歲的學童與青少年，內容從骨骼發育、乳房成長、青春期的情慾流動，到生孩子的過程，乃至，介紹男女是如何產生性吸引力乃至發展成為性行為。雖然節目開播後曾飽受批評，2015年上傳到網路後則廣受網友喜愛。不同於A片找模特兒形塑種種刻板印象，節目內容主持人以健康、開朗的方式大談「性」，輔以真人人體與生殖器官做示範與解說，從頭至尾都在實踐節目宗旨：「誠實的告訴孩子們，身體是如何長大成人的」。每片都在5-10分鐘以內，但節目節奏輕快、思考密度高、意味深遠的佳句不斷，因此，即使一集約僅5分鐘，我與少年也要花50-90分鐘才能討論完。

Part II

然而，機構裡的性侵家暴倖存少女點播的歌曲卻又是另一片景觀：



分手快樂
明明就
那些年
血腥愛情故事
東京喰種主題曲

既然先點播「分手快樂」，我便順水推舟，第二堂一上課，就先進行分手快樂的歌曲討論。我問少女們，分手會有哪些心情？女孩說：「難過、不穩定、發瘋、亂敲亂打。」

這些話題，在少男機構是絕對不會出現的。

「可是，」我說：「歌詞也說『沒人能把你的幸福沒收』、『你會活得有笑容』、『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』、『揮別錯的，才能與對的相逢』啊！」

那麼，分手還可以有哪些心情？

女孩說：「找人說、大哭。」

「可是歌詞也有說：『祝他快樂』、『告訴自己：可以找到更值得的人』。」我提醒，「分手也有『快樂』的喔！」

我們一句一句開展延伸討論。從歌詞到情感連結，接著，我引導女孩們分享分手、獨處、憤怒、委屈時的情感抒發與表達。接著帶入機構最期待我上的主題：身體界限。透過歌曲，我們蜿蜒討論到「身體是我自己的，所以我要保護他」的概念，我也訴說了幾則生活中的真實案例。試探性地，我問少女們：「你覺得一般女孩，會跟喜歡的男（女）生去哪些地方…」沒想到，少女居然坦誠揭露了真實的生活情境…

「去學校轉角、廁所、頂樓！」

「小房間、Hotel、KTV…」

「家人不在的地方。」

「汽車旅館（開房間）、旅行、空教室…」

面對他們的不假思索，我發現女孩的心思不怎麼複雜。我們一處處討論空間、身體與性別關係，女孩們好熱情、好開心，暢快地訴說他們的經驗。我心想，在螢幕另一端沒有顯示影像的社工，此時的臉正一陣紅一陣綠嗎？

「會跟喜歡的熟人去『秘密』的地方…」女孩說。得到珍貴田野資料的我，與女孩們分享著年齡、法律與身體自主權、性自主權的關係，我播放身體自主權的短片，停留在重要的句子上，接著我強調法定年齡、身體準備、意願俱全的理解，「只要還沒全部準備好，連去都不要去四下無人的地方。」女孩婷婷回答我，她懂得什麼是「有危險的感覺」，她懂得以尿遁為藉口，離開危險空間。誠實是好事情，既然談過最嚴格的限度，我也不斷撤退，分享最底線的保全。我們還討論如何善用手機作為保護機制。整體的討論氛圍是熱絡的，也是令人憂心的。

小音說起自己被乾爸乾媽性猥褻的童年故事，跟爸爸求救時，乾爸乾媽與爸爸異口同聲地說，小孩子不要亂講話。從表情讀到的，是「怨恨放兩邊，孝順擺中間」的奇妙邏輯。性侵的故事被淹沒多年，小音是以家暴倖存的角色進入機構的，已經住兩年的她，心中憂心的是父親時常不回家，年邁的祖母三餐沒有人照顧。13歲的小音假日與友人在一起，學會喝酒與唱歌，說到喝酒，她笑著低頭對我說，上次到一位女同學家聚會，兩人都喝了酒，酒後，女同學睡著了，她自己則「走錯房間」，跟同學的叔叔「睡了一覺」，後來就「被性侵犯了」。口中使用的是「性侵」這樣的文字，臉上訴說的卻是歡喜而靦腆。婷婷也有類似的過往，而現在的她，一放假遇到男孩就問男孩「有沒有性經驗」，然後，一有機會，她會很快地與新的男友「在一起」。下課後，社工問我，「怎麼辦？該怎麼帶這些少女？」

我陪伴著。女孩的笑，是我讀過最難解的容顏，最不容易閱讀的小說。有時是不理解的令人憐惜；有時是人生有痛，放任酒精將難解的習題晾到一旁；有時則是不負責任地剝削自己、消磨日子，讓生活變成剪不斷理還亂，終至難以抽絲剝繭。

The End

兩週的「身體自主權」遠距課程工作坊結束了。機構中的少男走的是「一直想嗨起來」的紛飛思緒路徑，機構中的少女走的卻是「一直想黏下去」的風花雪月路線。我使出渾身解術，期望少女終能明白：我們不需要沒有自己，如同歌詞那般，永遠在等待那個「轉身就走」的男人「回頭」；我們需要的是喜歡自己，接納自己，成為一個能欣賞自己、規劃自己、也獨立自己的人。如果有伴一起走，那很好，如果沒有伴一起走，那也可以欣賞一路的風光，走出自己的路。

那少男呢？我想起自始至終未曾獲得解答的問題。「為什麼不想生女兒？」想起那些有曲無詞的歌，乍聽不出鮮明的性別權力關係。然而，下課時，我腦海浮現的，卻是 youtube MV 的特寫封面上，漫畫少女小慌再現的身體形象：長髮過腰、胸部豐滿、濃眉大眼、櫻桃小嘴。看著圖片，我想起少男點播的音樂，他們的心似乎投入在炙熱激昂與放鬆脫俗的心之所嚮，望著曲目上固定不動的圖片，頓時，我穿越了。男孩們熟悉的女相，竟是好幾個世紀以前就固守著的性別刻板老套！

——我瞬時明白為什麼他們說不要生女兒了。

女性對少男而言，是被物化的，是服務男性的存在。因此，誰會想生出一個即將被男性物化的「女兒」呢？有了這番理解，我在工作坊中，帶少男細細閱讀如何正確看待女性的短片〈像女孩一樣〉，我抓住經典畫面，並進行分享 / 分析。如同片中男女對女孩從污名、貶義，緩緩地鬆綁與轉化，劇情內外，他們的眼光變得柔和了，溫暖了，終於，越來越多人比較能抬起眼簾，正視我上課時的眼睛。沒有一個男孩需要堅守那個難為情的、不堪的、壓迫人的、物化女孩的位置。每一個男孩都能與女孩，以及其他男孩們一起昂首、並肩，站在一起，成為自己。

很慶幸，當我為他們上了一系列工作坊後，他們也為我上了一堂解讀少男少女身體密碼的課程。暑假應該好好放假，然而我花了一點時間，陪著這群少男、少女，解讀著他們的心思，引導者她們閱讀身體、性與性別。期望每位少男少女都能長成捍衛人性、主體性與人權的——一個人。每個人都有健康地認識身體認識性的權利，沒有誰需要壓迫誰才能讓生活繼續下去。

教學資源參考

TWHKwhisper。【#是女生又怎樣】女生定義由我來寫 - 好自在 [Video]。Youtube。

Young, I.M. (2007)。像女孩那樣丟球：論女性身體經驗（何定照譯）。商周（原著出版於 2005）。

李雪菱指導、鍾思燕等製作（2019）。hiyi mu nanak o 身體是我自己的。花蓮縣警察局、原民處主辦：

108 年原住民族語婦幼安全族語宣導比賽 (2019/10/30-2020/12/05)。